

日本
经济
小说
系列

(日本)

高杉良◎著

杜冰◎译

人事权

©

群众出版社

日本
经济小说

系列

人
事
权

（日本）高杉良
杜冰译

群
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事权/(日)高杉良著;杜兵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9
(日本经济小说系列)

ISBN 7-5014-1888-8

I. 人… II. ①高… ②杜… III. 长篇小说-
日本-现代 IV.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30887 号

日本经济小说系列

人事权

(日)高杉良著

责任编辑/常 河

封面设计/吴 勇

技术设计/祝燕君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京安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7.5 印张 181 千字 插页 2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014-1888-8/I·761 定价:10.50 元

高杉良
Takasugi Ryo



致中国读者

在中国步入市场经济的进程中，中国的读者们若希望从拙作中了解些什么的话，那就是对各种企业结构的构成和“社会剧”的理解吧。

“经济小说”不是日本固有的称呼。但“经济小说”却可以说是最能体现现实的小说。我自负，一直为抓住时代脉搏、展示经济领域的变革，盯住事实取材而不惜耗费功力。因为这一点，使拙作得到读者的支持。

此次通过群众出版社使拙作得以呈献给中国的读者们，实属莫大的荣幸。希望经济小说能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

高杉良
1999年7月

内容简介

本书故事缘日本荣和火灾海上保险公司的董事长石井三郎开办个人画展而起。荣和是上市公司，拥有 140 亿日元的资产，并计划 9 月份增资一半，即吸纳 70 亿日元，发行 1.4 亿股股票。证券公司通过荣和增资可以获得数额巨大的手续费。于是各大证券公司为了多吞或独吞荣和增资的肥肉，枪来箭往，明争暗斗。N 证券公司总经理田端借参观石井画展之机，索要了一幅画，并以此为由给石井送去了 1000 万日元的礼品券。业余作者的画并不值这么多的钱，田端的真实用意，是想多分一杯羹。石井会长心领神会，使用高压手段，为 N 证券争取份额，结果触怒了公司内部成员和其他证券公司。好事者将画展内幕捅给了《东京财界》——一家经济评论界的流氓刊物。结果石井会长受到敲诈并被曝光，兴起了轩然大波……

本书的独到之处，不仅仅在于故事的曲折精彩，经济界内幕的黑暗，还在于深入刻画了一群日本大公司中的高、中、低级职员。他们谨小慎微，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千方百计使自己能立身于大的斗争旋涡中而不倒，在小的微妙的人际关系中能保持平衡，工作中不出差错，个人的面子能保全，并得到领导的赏识，按时升迁。但结果却是不管他们如何努力，事情的发展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们的辛苦中总是夹带着缕缕的辛酸。

目 录

第 一 章	会长的个人画展……	(1)
第 二 章	回礼 ……………	(15)
第 三 章	微调 ……………	(37)
第 四 章	震动 ……………	(46)
第 五 章	封面照事件 ………	(64)
第 六 章	女秘书 ……………	(83)
第 七 章	人事调整 ………	(110)
第 八 章	单身赴任 ………	(133)
第 九 章	保险金诈骗事件…	(147)
第 十 章	相亲 ……………	(166)
第十一章	替身 ……………	(184)
第十二章	突变 ……………	(203)
	高杉良和他的经济小说 ………	(226)

第一章 会长的个人画展

“好画啊。暖色调红色运用得让人没话说。让人不由得联想到石井画伯的人品。这幅画大概不会割爱吧。真想把它挂在我公司的办公室里，每天欣赏啊。”

田端芳雄入迷地端详着画，感叹着。

“十分感谢。我会向石井会长转达。”

相泽靖夫鞠了一个90度的躬。

“相泽，你一定要替我跟石井会长说一下。”

田端的表情很认真。

这是幅画编号为12号，名为《威尼斯的红房子》的油画。相泽原以为田端只是出于情面才来看画展的，没想到他对《威尼斯的红房子》赞不绝口。

被他这么一说，相泽也觉得在这二十几幅展出作品中，《威尼斯的红房子》确实明显地技高一筹。

田端是大型证券公司 N 证券的总经理，一门心思全放在工作上，从底层一直升到顶，出名的精明能干，光秃的前额黑中透亮，目光锐利，一副乖戾的面相，让人怎么也想不到他会绘画有不俗的鉴赏能力。

“没能拜会到石井画伯，真是遗憾，不过，冒昧地前来，还是大有收获。请向石井画伯转达我诚挚的敬意。画展开到什么时候？我想挤出时间再来一趟。”

“后天，6月6号星期六下午6点为止。”

“是吗。后天的话恐怕不行了。”

田端一副恋恋不舍地样子。

将田端一直送到画廊的大门口，相泽才返回到二楼画展会场。当他再一次站在《威尼斯的红房子》前时，已是5点55分了。

相泽是中等规模的损失保险公司——荣和火灾海上保险秘书室的次长，专门负责石井三郎董事长的事情。

相泽今年46岁，身高1米70。学生时代热衷于橄榄球运动，练就了一副强健的体格。当时的相泽人称“相猩”，是由“相泽大猩猩”简略而成的。同时进入公司的伙伴到现在还这样叫他。相泽双眼皮，眼光和善，面容柔和。

相泽毕业于 M 大学，M 大说不上是一流的私立大学，但相泽至今为止在公司中称得上是一帆风顺。即从课长，到次长，始终排在选拔干部的第一梯队中，没有被落下过，这倒不是因为他特别能干或是特别精明，而是由于他待人和蔼，属于那种招人喜欢的类型而已。相泽来此之前，在业务部门干了很长时间，3个月前，公司进行人事调整，他被升为次长，调到秘书室。

相泽明白，自己不是那种精于算计的人，又不会得到公司上层的格外关照，想在荣和火灾当上董事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部长之类的，或许能行。荣和火灾中 M 大毕业的屈指可数，领导层中更是一个都没有，想打进领导层，等于是白日做梦。不过话说回

来，这样一来倒不用为出人头地煎熬自己，倒也落得个轻松自在。

相泽抱着胳膊，站在《威尼斯的红房子》面前，正端详着，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往边上一看，不知什么时候石井站在了自己身边。已经68岁的石井头发又黑又密，脸色也很红润。

石井将右手放在相泽肩上，说道：

“喜欢这幅画吗？”

“是的。”

“去年去威尼斯时画的。运河水与红色的砖瓦相映成趣，深深吸引了我。”

“以威尼斯为题的风景画有6幅，虽说无论哪一幅都不错，但觉得这一幅特别出色。”

“既然你那么喜欢，就送给你好了。开个人画展这种事我从未想过，全亏了你，才办成了这桩异想天开的事，送一幅画做礼物也是理所应当的嘛。”

业余画家石井开个人画展，可谓是受了相泽的怂恿的结果。

相泽并不是想拍马屁，当他在董事长室的墙壁上看到那幅题为《塞纳河畔》的风景的画时，不由从心底产生出这个想法，他甚至惊讶于至今为止没有人这么想。石井对色彩的感觉非同一般，可以说他很有塞尚的风格。

“我哪够资格开画展。只会招人笑话罢了。”石井嘴上这样说，但看起来自己也并不当真这样认为，还对公司的总经理山本卓也说“相泽君劝我开画展，真受不了”。

山本也劝他：“为了提升荣和火灾的企业形象，请认真考虑这个建议”。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正式决定开石井三郎画展。

寻找合适的场所，花了相泽不少时间，而将已被石井送给亲朋好友、散落各处的画儿重新收集起来，更令相泽煞费苦心。为了将胡乱放在杂物间的油画和写生、素描装裱起来，相泽不知去

了位于梅丘的石井家多少趟。

“这种没人要的东西，我都想把它们当柴禾烧了。”

石井有些不好意思，这样谦虚着，其实即便是一张素描，也充溢着才气。

画儿装好后，焕然一新，大放光彩。

送请帖，电话动员邀请，这些事虽有秘书室、广告室帮忙，但大部分都是相泽一手承担。这五天，相泽每天午后必来画展会场，接待来宾。由于广告室也适当地与新闻媒体打了招呼，所以，周刊杂志，经济杂志，保险行业刊物都对此作了报道。公司内部通讯更不用说，自然是铺天盖地地报道了一番。

“来秘书室这头一脚，可踢响了”。

同僚们有些泛酸，这样讽刺相泽。这一个月，相泽为这个画展废寝忘食。

的确，这样费尽心血接受一幅画作报偿也在情理之中，但相泽推辞道：

“您说哪里话。我不能收。刚才 N 证券的田端社长来了，田端社长也相中了这幅画，请求无论如何割爱给他……”

“噢，那家伙也懂画吗？成天琢磨钱，会有对画的鉴赏力，让人想不到啊。噢，是客气话吧。”

“不，不是的。他说红色这种暖色调运用得让人没话说。还说联想到石井画伯的人品。”

“唔。看来还真是人不可貌相。他这样看重吗？”

石井笑容满面，接着道：

“那就送给田端君好了。你呢，给你换幅别的。”

“田端社长一定会很高兴的。”

“好吧，决定了。光是日理万机的田端君来看画展就已经让我很高兴了，不敢想他还对我的画这么着迷。这样吧，下礼拜，尽快将这幅画替我送给田端君吧。”

“明白了。我会将画送到他公司。因为他说过要将画挂在社长室，好每日欣赏。”

第二周周日下午两点，N证券的田端社长来到位于大午町的荣和火灾海上保险公司总部大楼，拜访石井会长。

礼拜二那天，相泽已将那幅画送到兜町N证券公司总部秘书课了，所以不用说，他们是来回礼的。当然，田端来访，事先已由秘书们联络好了。

石井会长的女秘书叫河原洋子。是秘书室七位女秘书中最年长的一位，今年47岁。丹凤眼中透着几分阴险，不过总的说来还是相当漂亮，本人也颇以此为傲。至今独身或许跟这也有关系。

安排、调整石井会长的日程，从职责上讲，是归相泽来管，河原洋子只不过辅助一下，但相泽现在都委托给洋子。或者不如说由于洋子固执地认为这些都是自己份内的事，才造成了目前这种即便是相泽也要先问过洋子才能进入会长室这种局面。

相泽在与前任大野修交接工作时，带着酒意，大野很认真地对相泽说过：

“会长跟客人会面及晚上的安排，都拜托给河原洋子好了。对她来说，会长就是她生存的意义之所在。从会长还是常务董事那时起，她就跟着会长，到现在已有十七年了，所以，她对会长的脾气禀性一清二楚，照顾会长无微不至。”

“二人之间莫非有什么暧昧关系吗？”

“不像。我想没有那种男女关系，河原是想在公司中谋取类似女主人的感觉吧。不过，令人感到为难的是，河原她陷入了只有她才能操纵会长的错觉当中不能自拔。其实秘书这种工作跟性别无关，只不过必须懂得自己的本份，或者说把握好分寸就行了。”

大野比相泽早来公司两年，由秘书室次长升为总务部长。

将N证券公司社长田端芳雄送入电梯后，石井三郎在秘书室门口朝相泽招了一下手。

“5分钟后去我那一趟。”

“好的。”

相泽等足了5分钟之后，敲响了会长室的门。这段时间，河原洋子清洁好了茶具，回到了秘书室。

“我已说过不要茶，河原不会进来了。我有件私事要和你商量一下。把那个包打开看看。田端君说是作为画的谢礼送来的。”

从百货商店的包装纸中拿出来的是意大利高级衣料，当然还带有裁剪单。决不会低于50万元的，相泽想。

“把那个小包也打开。”

“是。”

这个包也是用日本桥的老字号的包装纸包着的。

打开泡桐木箱子，相泽不由吃了一惊。

10万元一张的商品券满满地装了一箱。

“有多少张？”

相泽用有些发颤的手数了一下，正好一百张。

“一共是1000万。”

相泽声音颤抖，喉咙干涩。

“区区1000万小钱，就把你吓成这样，可成不了什么大器。首先，政治家肯定当不了。”

“我不过是个公司职员而已。”

“唔。”

石井将脚伸到会议桌下，仰卧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

10秒钟的沉默却令相泽感到格外地长。

“田端君说不过是一点心意，虽说1000万不是什么大钱，但对于业余画家的画来讲，还是有些过份了。”

“是的。”

“大概是从哪儿了解到我们的增资计划了吧。希望增加他们的份额。”

“……”

“他们的企图很明显。如果是你，该怎么做呢？”

“我觉得布料可以收下，商品券还是以送还为好。收下跟收现金一样，欠N证券的情，被它牵着走也没什么意思，有碍会长的名声。”

相泽的声音恢复了正常。

石井抬起身，目不转睛地看着相泽道：

“虽说是有些书生气，但我想你说的对，就照你的意见办吧。现在你就给田端君打个电话。”

“好的。”

“我是石井的秘书相泽。承蒙您前日于百忙之中莅临画展，不胜感谢，石井想跟您通话，请稍候。”

石井迫不及待地相泽手中接过电话。

“刚才的事多谢了。布料我就收下了，至于商品券无论如何我不能收。”

“这么优秀的画我怎么能就这样收下呢？就是标价百万也觉得便宜，老实讲，我觉得是小数点弄错了。”

“开玩笑，别取笑我了。”

“我敢肯定，10年过后，它的价值就会显现出来。这幅画，我要永远挂在社长室。”

“总之，商品券我还是还给您，这就让秘书送过去。”

“请等一下。商品券你就是还给我，我也无法接受，处理起来很麻烦。也许会令你不愉快，不过无论如何还是请您收下，或许我是孔夫子门前念三字经，您不用担心上税的事。我绝对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只是表达我由衷的谢意罢了。如果您实在无法接受的话，那就把它扔掉算了。”

“那怎么行，别胡说了。”

“那就无论如何请收下吧。”

“让我再考虑一下吧。”

“万分感谢。”

虽然听不到田端的声音，但二人来往说话的内容相泽也能猜个大概。

“要我无论如何收下。给他送回去会带来处理上的麻烦。他还说实在不行就扔了好了，我总不能把它扔了吧。”

相泽紧张地道：

“可是，收下的话有损会长的清誉。说不好处理不过是托辞而已吧。”

“嗯。”

石井皱着眉哼了一声，相泽有些胆怯，但还是正了正坐姿，凝视石井道：

“某大公司的会长，会画画儿，据说每幅画都标价十万日元。买者是有几十个子公司的总务部。该公司所有的接待室里，都必须将会长的画挂在墙上。听说会长是个很有修养的人，可从这件事上就能看出他的品性是何等低俗。不知他本人知道与否，反正这种事被人传来传去，如果石井会长接受了这笔钱，应该想到N证券也许会把这件事传出去的。”

“我也听说过这件事。确实，他每年都举行个人画展。”

“是的。”

“想必是在批量生产呢。不知这卖画钱要不要上税。”

“当然要上税。要由卖方累计然后上税，所以必须向税务署申报，不过作为大企业的会长税务署也不会和他太较真儿，所以我不认为他上了税。”

“据说收受商品券不用担心税金的事。”

“您打算收下吗？”

“还没想好。”

“实在不行跟社长商量一下怎么样?”

“傻瓜，这件事只限你知我知，绝不能让第三个人知道!”

石井看来很生气，声音粗暴。

相泽像被弹起一样，腾地站起来。

“对不起。我不知分寸，说些多余的话。”

“算了。你去吧。”

石井挥挥手，相泽低头行礼，然后退出。

第二天，10点，相泽被石井叫去。

“我考虑了一晚，决定收下，你可能会不满，不过退回去太不近人情。N证券是我们公司的骨干公司，至今为止我们也让他们挣了不少，所以我想这次就这样，这些你拿着吧，就算是保密费。一共是20张商品券。”

石井绷着脸将一个茶色信封砰地一声扔到桌上。

相泽不禁后退一步。

“如果不收下的话，会被认为没见过世面。水至清则无鱼。什么也别说了，拿着吧。”

“.....”

“喂！还磨蹭什么！”

被石井大喝，相泽下了决心。

“谢谢。”

“快点收好吧。”

相泽哆嗦着拿起信封。

“就这事。”

石井总算放松了表情，坐回到大班椅上。

相泽冲石井背影行了个礼，退出去了。

回到座位后，相泽也没止住哆嗦。虽然强迫自己认为两百万

并不是什么大钱，可还是不得不承认超越了限度。如果拒绝接受的话，才真叫太不讲人情，对方是握有人事大权的董事会会长。不会善罢干休的。或者会长是在试探自己。也可能他暗自希望自己能断然拒绝。如果是这样，那现在还回去也不晚。大体上讲，石井算是公私界线划得比较清的。

公私不分的领导很多，石井还算干净，在这三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令秘书为难的帐单或发票一张都没有。当然了，这次画展的经费是由秘书室筹措的。

相泽心乱如麻。

在回家的电车上，相泽紧紧将皮包抱在怀里，心里想的全是放在包里的商品券。

相泽家住在小田急沿线拍江站附近，是四室一厅的公寓，妻子佳子比他小三岁。长子太今年读高二，次子洋读初二，父子间极其缺乏交流。好在二人学习成绩还可以，可以说比大学时代整日醉心于橄榄球的相泽要强得多。

那天晚上，相泽到家已八点了，正看电视的太和洋一见父亲进来便一声不吭地各自进屋了。

“臭小子，我说我回来了，可他们俩儿却话也没一句，只一副空架子。脑袋里空空的，只能说是你教育失败。”

“是不好意思吧。算了，算了。”

佳子在厨房边准备饭菜边说。

“就算是不好意思，也不至于一声招呼都不打吧，没出息。料到他们将来什么样。”

“现在的孩子都这样。”

相泽洗过澡，坐在饭桌旁时，饭桌已摆上了丰盛的饭菜。酱萝卜、油炸豆腐味道都不错。

佳子在女性中属高个头，足有一米六五。别看现在身上有了

些赘肉，年轻时可是个苗条的大美人。

相泽在家吃晚饭佳子一定陪他一起吃。虽说与孩子们分开吃起来麻烦，但她喜爱烹饪，所以并不以此为苦。

二人一起喝两罐 500 毫升的啤酒已是老习惯了，相泽喝四分之三。相泽没有在家谈工作的习惯，但今晚他觉得有必要听听佳子的意见。

看到商品券，微醺的佳子湿润的双眼放出光彩。

“孩子他爸，太好了。200 万的额外奖金，真像中了彩，我们家的蓝鸟已经开了五年了，也该换了。这下好了，这个商品券，能换成钱吧。”

“你还真缺根弦。想想看，如果这事传出去，公司人会说相泽眼皮子浅，贪便宜吃独食，会用什么眼光看我？”

“别人怎么会知道。就算被人知道，我觉得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会长的画展，你出了多大的力呀，收 200 万的谢礼，谁也不会说什么的。”

“做的都是份内的事，也没怎么辛苦。”

“那，这个怎么办？”

佳子从 20 张商品券里拿出一张，放在灯光下看了看，道：

“还是收下吧。”

“不行。至少不能独吞。”

“孩子他爸，你看起来可不像是心眼这么小的人啊。”

“公司职员就是这样。如果是为公司，差不多的事都敢做。有时呢，根据情况不同，也要做些往后让让的事，关系到个人利益，谁都比较敏感。”

“是吗。如果我是公司职员遇到这种好事，一定会欣然接受的。”

“嗯，明天和室长商量一下。虽然这话不太好说，但独吞总不太好。”